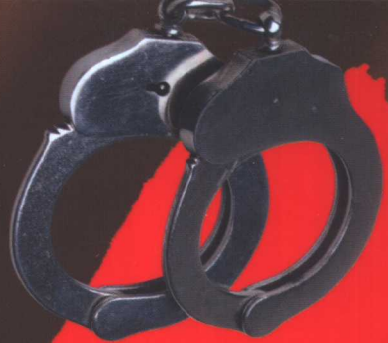


人 蟲

rendu



巴根 著

警世长篇小说 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| 警世长篇小说 |

人 蠹

巴根 著

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蠹/巴根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2.6
ISBN 7-5059-3777-4

I.人... II.巴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8268 号

书 名	人蠹(上、下)
作 者	巴 根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东光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665 千字
印 张	24.75
插 页	4 页
版 次	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3777-4/I·2910
定 价	38.6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谁也不会把老鬼和一个部长联想到一起的。此时，部长正在老鬼家里。自从孟义夫通过小司马认识了部长以后，部长就说你们幽大是不是有个老教授叫莫德先的。孟义夫说，我没有在幽大读过书，我不认识。部长说：“你回去打听打听。”部长也是花甲老人了，人老了好赖事都爱回忆，忆旧人旧事是常理儿。孟义夫回幽市后特意跟幽大的一些老师们问过，都说不知道。他也就把这事忘脑后了。这次部长来幽市前，在北京见到孟义夫又问这个人。孟义夫就说：“幽大没有这个人。”部长说：“肯定有过。他五七、五八年在京大经济系教学时，我是他的学生。他这个人脾气怪僻，是留英博士，通晓英、德、法三种外语，是我们系老师中的佼佼者。恃才放旷，学生们都很难接近他。但是，他对我还不错，因为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。五八年暑假前，突然被关起来了，说是右派了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见到。后来，有同学说，莫老师被流放支边去了。又有人说在幽大见到过。‘文革’以后我又打听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下落了。或许死了吧。要在就在幽市。”

孟义夫一听，这关系不一般，而且，部长如此执著，几十年念念不忘，时时打听，若是真的找见了，也是人间一段奇缘了，我孟义夫也为部长做了一件事，了却了他半生夙愿啊。于是，他苦思冥想，突然想到了岳翁。岳老在幽市多年为什么不问他呢？于是，他当着部长的面就给岳翁挂了长途，问认不认识叫莫德先的？当年是个右派。岳翁在电话上哈哈笑道：“义夫啊，你是跟我老朽开玩笑呢吧？”弄得孟义夫莫明其妙。“不啊，岳老，有人找这么一个人。”岳老忽然想起，是啊，孟义夫怎么会知道老鬼的本名呢？于是说：“义夫，莫德先就是老鬼，老鬼就是莫德先。”

孟义夫啊了一声叫道：“岳老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哪儿会想到就是老鬼呢。”这时，孟义夫的记忆深处似是有了印象，好像安月在什么时候，露过一嘴姓莫什么的。谁还记得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

一听说什么老鬼，部长问：“谁是老鬼？”

孟义夫始知失言，红了脸道：“部长，撂下电话我详细告诉您。”放下电话，孟义夫就把自己知道的莫德先叫老鬼的情况说给部长听，当然是又恭敬又钦佩地说的。部长听着听着眼圈儿就红了。感叹唏嘘，人世沧海，人如飘零一秋叶。谁想到莫老师会是这等下场。

部长得知了老师莫德先下落，来到幽市后，就让孟义夫私下安排会面。孟义夫是赶在部长他们头一天从京城回到幽市的。安顿好了机关事以后，就到了岳翁家。详告了部长寻访老师的经过和意图。岳翁自然也是一番感慨。一个位高权重的部长，几十年风风雨雨中居然还想着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师，也证实人间真情未绝。岳翁和孟义夫就来到老鬼家。岳翁告诉老鬼：“鬼兄，喜事临门了。”老鬼说：“喜事不可能临我门。我临喜事门倒快了。”

岳翁就不想一下子全告诉他一切。这两天，老鬼身心都明显萎顿。他想跟他聊聊，让他回到风华正茂的那个年代，激起他生命的活力，有可能使他恢复一些精神。

岳翁说：“你还记得在京大时候的事吗？”

老鬼说：“忘不了，越远的记得越清楚，那时我三十过点，天不怕地不怕。”

“有个叫尉迟真的学生还记得吗？”岳翁问。

老鬼未加思索便说：“怎么不记得？他原名叫尉迟恭。第一次见面，他报名就说，他叫尉迟恭。我说你跟唐代的那个尉迟恭重名了。他红了脸说不知道。我说你不介意的话我给你起名叫‘真’吧。他欣然同意了。我只是借重名理由而已，其实想，国内学生们对先贤、长师的学问恭敬有余，求其真不足，所以，我比较讨厌这个恭字。这一点上我们东方学人和西方学人的差异就很大。西方学人凡事以真理

为本，为求真理而殉节的不少，比如哥白尼、伽利略不改求真初衷，砍头、绞刑、钉十字架在所不惜。我们中国学人则以忠义为本，为忠义殉节者居多，而忠义的核心就是帝王。文臣死谏、武将死战等等例子，都是为一个忠义而已，并不包含多少探求和坚守真理的内容。西学东渐，在人文学领域首先应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回国后在京大任职之初是抱定了这个宗旨的。其实，我从根子上错了。造神、尊神、盲从是国人骨髓里的东西，而且把它美其名曰忠，真理远在忠字的专制之下。甚至，只求忠不求真了。”岳翁一听老鬼又进入了痴迷状态。因为，最近他就常犯这个毛病，谁如果稍一引起校园话题或学术话题，他马上当自己又在三尺讲台之上一味灌输自己的理论了。岳翁怀疑老鬼神经出了毛病，但是，他滔滔不绝地说完之后便又恢复常态，吃喝拉撒全然正常。岳翁问过一些神经科医生，那医生听了症状说，是属于狂想症类的，属忆旧型的。

岳翁打断了老鬼话说：“我们知道了，看来，你对这个尉迟真还是比较喜欢的是吧？”

“我对学生无所谓喜欢不喜欢，对一些可造之才比较器重罢了。”老鬼说。

岳翁就说：“你这个受器重的尉迟真，现在当了国家部长了。你高兴吧？”

老鬼说：“尉达真当了部长了？”

岳翁说：“是的，他打听你好多年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过两天他来看你这个老师。”

老鬼说：“你不要让他来。我这个屋和厕所一样，你岳翁进出，我尚且过意不去，何况部长？”

“他是你学生，来看你也是在情理之中，你拒绝人家倒是亏理了。”岳翁说。

老鬼说：“他为什么来看我呢？”

岳翁说：“你又糊涂了不是？为了师生情谊呀。否则他来干什么，还求你办什么事不成？”

老鬼说：“我不想见他。在京大那一段让我不堪回首。人都道，阴毒无情莫过于雪上加霜，投井下石。我却认为最可怕的是万顷巨涛扑向一个微弱的火焰。那时候我就是个默默燃烧的火焰啊。”

岳翁听着老鬼梦呓般的话，又劝道：“人家那么远来拜望你，你不能这样绝情绝义，把人拒之门外呀。”

“他是专程来看我的吗？”老鬼问。

岳翁心想干脆骗老友一把，说：“是专程来看你的。”

“那就看在你这么热情的份上我就见他吧。我知道你在哄我。”老鬼说。

岳翁想，你这个鬼东西，到这份上，还这么刻薄。

做通了老鬼的工作。岳翁和孟义夫商量好了见的日期。孟义夫就跟爸说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。孟延年别的倒没怎么关心，只听说老鬼还住着旧平房，而且破损不堪。就想，按政策他应该享受地级待遇。平反昭雪他执意坚辞，那是他的事，二十几年了，他还住着旧平房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更主要的是，尉迟真部长要拜望老师，部长如果看到敬仰已久的老师住着这么一个简陋的房屋，会心酸，会不高兴，会对我们幽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产生怀疑。那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。会对我们不利。

孟延年让孟义夫告诉岳翁，马上给莫德先先生调一套住房。让他通知老先生。岳翁有些担心，凭莫德先的脾气这时候调房子，会侮辱他一样的。但是，这毕竟是一件好事，他就跑到鬼兄家告诉了这件天上掉下来的美事。果然，应验了岳翁的担心。

老鬼说：“这类把戏我见的多了。耍了我一辈子，在我入土前还要我一把。”

岳翁知道对这件事劝也无用，只好婉转地回话，莫先生恋着老房子，住啥好房子也不搬了。事情反应到孟延年那里，孟延年想，这样对部长也有交待了。但是，也没有忘嘱咐孟义夫找个人把房子收拾干净了。孟义夫就雇了几个人让岳翁坐阵，把老鬼的房子里里外外，前前后后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墙角旮旯都掸了药，掩了臭味，单等部长

光临。

因为，尉迟真再三吩咐，这件事，只由孟义夫私下里办，不准告知任何其他人，所以，周介仁就蒙在鼓里。

午间，孟义夫一辆车领路，部长车相随，只有两辆车驶出市宾馆大门直奔归化路安抚巷顺德里 44 号莫德先家。因为，孟义夫早让公安把这一带秘密监控了，所以，今天比往日还宁静。

车刚停稳，孟义夫下车走到部长车前说：“到了。”部长下车随孟义夫走进窄小的院里。屋门口岳翁迎接了。孟义夫介绍说：“这是莫老先生的至交，幽市作协主席岳翁先生。”

部长热情地握了手说：“久仰久仰。”

进得老鬼的卧室，老鬼斜倚着枕头半躺着。尉迟真疾步上前握住了老师的手。

老鬼打量着他说：“你也老了。”

其实尉迟真保养得极好，不胖不瘦的，脸上皱纹也不明显，乍看也就是五十来岁的样子。老鬼说他也老了，是他按四十年前的印象比较着眼下说的。

尉迟真双手抚摸着，老鬼惟一有直觉的左手说：“莫老师，我对不住你，始终没有找到你，使你受苦了。”

老鬼说：“你过去找到了我，有可能你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但是，我仍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不可能改变了我的命运。都几十年了，你没有忘记我，我感谢你。当时，我认为你是勤奋在天赋之上的人。如果没有人生变数无常，你有可能得我学术真传。当时，我教你们经济学，你们都认为我是个社会科学学者，其实，我先是剑桥物理学博士，后才是牛津经济学博士。人们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得越来越明确。当时我看来，二者分野模糊也未必不可。现在我才悟出，中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分子远比人文科学者幸运。尤其是物理学界的，因两弹上天，也把他们带上了天。这种清晰的分野救了一大批人。我到你们京大，本是想搞强项物理的。没有想到京大的经济学基础是如此薄弱，尤其对西方经济学几乎是个盲点。在激

愤之下，我开了风气之先，但是未做好老师，便被我自己的一张嘴和几篇文章所打倒了，彻底粉碎了我归国的美梦。这便是京大。”

尉迟真说：“莫老师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磨难都过去了。我们中国现在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再不会有打右派那样的时候了。老师您好好养病，可以走动了，我请你到京城看看，现在变化可大了，你看了会高兴的。”

老鬼往上蹿了一下身体，岳翁明白，走上前扶住他，让他坐得更直了些，又把枕头垫高了。

尉迟真看着莫德先长长的手指骨头如盆中玩竹一样清晰可辨，皮下的青筋像裸露的灯线一根根的粘附在指骨间。他清楚记得，那时候的老先生往黑板上写字，毫无规则章法，学生们记录很不方便。但是，他们印象极深的就是他的细长的手指，遐想过这个手指弹钢琴或许更合适。他如果是真的弹了钢琴，现在会是怎么样呢？尉迟真放下他的手，站起打量着四周，眉头拧紧了。

这时，老鬼说：“尉迟真，你不要嫌我房子不好。再好的房子，你也只是五尺之躯嘛。虎、豹不筑穴，燕、雀求容身，只有人贪华屋美舍。他们听说，你要来看我，就要给我调房子。我说了，不用说我的学生来看我，就是我的导师来看我，我也不搬。这也不是泄愤，也不是给你们难堪。而是，我快入土了，占了几天好房子，以后谁住进去，谁嫌我的鬼气。我一生骂名，死了也让房主骂着，我怎么也得积点阴德呀。”

面对这一切尉迟真还能说什么呢？只有听老先生的磨叨了。

尉迟真站在了老鬼的身后对秘书说：“来给咱们照张像。”秘书从包中掏出相机咔嚓了两下，然后又拿出另一架相机，照了个快速成像的。不一会儿就拿出一张递给了老鬼。老鬼看着二人合影说：“有年头没有照这玩意儿了。”把像片放在枕边然后说：“尉迟真你走吧。不知有多少人等着你。回到京师，如果有校友、同学问起莫德先，你就告诉他，他早已不是莫德先了，他早已成了老鬼了。不明白的还问在哪儿。你就告诉他，老鬼还能在哪儿，在十八层地狱呗。让他们也死

了惦记我的那份心。”

尉迟真从兜里掏出一沓钱说：“莫老师，你肯定不愿收这钱，但是，当做你学生的心留下吧，买点滋补药品吃。”

岳翁暗暗捏把汗，这老鬼不知会说出什么让人尴尬的话，不好收场。

不意，老鬼说：“我这一生与官做对，有人说我是狐狸馋葡萄，假如，当年不把我打成右派，而是让我当什么局长，部长的，我可能是比谁都霸道的官。细想来有可能啊！不得煤井了，谁保不黑呀？但是，假如毕竟只是假设，它不是真实，不能够成立。所以，审视一生，我倒觉得因为没有当成官，终究保全了名节，更是恪守了灵魂中那份圣洁。倒是多舛命运成全了我。你是当了官了，按旧例，已经列九卿，二品顶戴，可以乘轿、马达午门外，趋躬至泰和殿下，三跪九叩面圣了。既然你认这个风烛残年油灯将尽的老师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我给你留一句话——为官无道，胜似强盗。”

岳翁担心着的话，终于从老鬼嘴里冲出来了。

尉迟真却诚诚恳恳地点头道：“莫老师，学生仍然看到了当年莫德先双博士的影子和精神犹在，真是不虚此行。我来看你，就是想听你最后一句话的。时间不短了，怕累着你，我告辞了，过些日子再来看你。”说完紧紧握住了老鬼的手

老鬼说：“走好。”

尉迟真一行就走出了老鬼家。到了车跟前，孟义夫说：“部长，岳老代表莫老先生，请您吃一顿饭。”

尉迟真说：“哪能呢，现在我请岳主席，代表莫老师感谢老岳这些年对他的关照。”

孟义夫说上车吧。都上车后，孟义夫领头，直驰蓝桥大厦。到地方后，上了四楼包间，孟延年却在那里等着。孟延年从部长的脸上读出了耐人寻味的感受。到包间门口孟义夫就躲开了，到另一个包间与仇亮坐在一起。

孟延年问岳翁：“莫先生的身体恢复怎么样？”

岳翁说：“这几天不如以前了，精神倒还不错。”

几个人坐下后，孟延年说：“我们对老先生关心不够，我也有责任。”

岳翁忙打圆场说：“这也怨他自己，脾气太倔。刚平反那阵子，啥待遇都不要。这次得病住院还是肖副书记亲自送到医院的。市里领导够关心他了。”

端起酒杯后，孟延年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一个老知识分子住着一个旧平房，实在说不过去，我也是官僚主义啊。部长请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们正酝酿着恢复他政协委员、文史馆馆员职务，落实他的各种待遇。”

尉迟真悲凄的样子叹道：“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。但是，一想起他满腹经纶，一生坎坷，晚年如此凄凉，痛心啊。”

孟延年接话：“我也是啊。虽说老先生是那么一种特立独行的性格，不容易做工作，不好合作，但是，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呢？几届班子都没有解决了。我批评过统战部，侨眷、宗教界人士的工作是要做的，但是，不要忘了有过贡献，受过冤的党外人士的工作。他们听不进去，说什么、该平反的平反了，该落实待遇的落实了。我都搞不清他们到底落实了哪些。”

岳翁说：“你当市长，全面负责、哪能管过来这么多事儿呢。”

尉迟真说：“孟市长，我来看莫先生，只是尽个师生之谊，没有任何其它意思。我们就不提这个话题了。”

其实，谁愿意老提这个令人心酸的话题呢。几个人就逐渐轻松下来喝酒谈天说地。

孟义夫这些日子总是遇着喜神，办什么事一路绿灯。到北京请演员的事妥了，要的价比预计的低多了，他手头就宽绰了。而且，把那一串名单一列令谁都啧啧——档次高，档次高。

北方小品首怪

京都相声二师

喜剧界三脚猫
流行歌坛四姐
主持大姐大甜妹

香港请人由仇亮负责。孟义夫思来想去，不想让李栋雅再在幽市露脸，就说，女明星太多了，请两个男的就可以了。仇亮有些纳闷，孟义夫为什么不让李栋雅来幽市？他们俩关系那么磁实。李栋雅一个电话，孟义夫就把欠款的事又弄平息了，交换的条件就是让老板提前解除与李栋雅签的演出合作合同。今后也不要干涉李栋雅任何事业。就是说把李栋雅放单飞。老板权衡了利弊后，答应了李栋雅的条件。尽管花巨资包装了李栋雅，刚要获利便让她另攀高枝，寻了自由去，心中疙疙瘩瘩的不愉快，但是一考虑到幽市的债务和今后在北方发展还有利用孟义夫之处，就忍痛割爱了。而且，他们也看出这里明明是孟义夫在作后盾支持李栋雅脱离了他们。孟义夫做事诡秘，手段高明，硬是逼你就范，自己却佯装不知。商海沉浮一辈子的蓝桥集团老板也觉得这个北方少爷不同寻常，翻手云覆手雨的真可谓后生可畏，老朽无奈了。

孟义夫尤感得意之处在请来了部长，且又替部长找到了老师。喜中有一丝儿不快的是，部长的老师竟然是老鬼。酸腐刁怪且以圣者自居，动辄想教化点拨他人。你看今天他竟敢教训部长。不可理喻的是尉迟部长为什么偏要认这个老师呢。是想捞个尊师爱贤之美名呢？还是感念当时器重之情图个报呢？结果当众让老师数落个底儿掉。何苦来着，放着赫赫威势、盈耳的赞扬声不去尽情享受，偏偏自讨没趣，弄巧成拙，自己出自己的丑。我看出他的秘书都快忍不住要发作了。孟义夫担心别把气挪到我头上来撒，让我受夹板气。不料，不愧是部级干部，毕竟有涵养，不露声色，化解了尴尬窘迫，坐到了午餐桌子上。得知幽曲人选商议情况后，孟义夫更觉得部长够意思，真是一个敢做敢为的领导。你周介仁再有本事再固执，也不能不慎重考虑部长的意见。

王文与巴婧通话的第三日，果真见了巴婧，是在攸攸板烧鹅仔楼里。

这楼坐落在城市边上。王文赶到时，巴婧已在门厅里等着他了。二人见面会心一笑，双双上了二楼进小间里坐下了。巴婧的脸在乳白色的灯光下闪着兴奋的光。穿着低领红衫，脖子衬得细长且很有动感。王文说：“我这还是第一次单独跟女子约会。”巴婧说：“那我太幸福了，假如你不是撒谎的话。”

王文说：“我也很幸福。今晚，我俩都喝白酒怎么样？”巴婧说：“好，你喝什么，我喝什么，你喝多少我喝多少，行吧，我们来个彻彻底底的男女平等怎么样？”

王文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今晚是你请我的客，客随主便。你愿意怎么着，我就怎么着，我也彻彻底底地听你的。”

这二人未等喝酒便都说起了酒话。巴婧点了酒鬼酒。她说：“王书记，你们都说喝酒分三等，酒仙、酒徒、酒鬼，要我看应该倒过来，酒鬼、酒徒、酒仙。人真的能喝成酒鬼这份上才能显示出他的真实来，是不是？”

王文说：“我们没等喝呢，醉话都出来了。好吧，喝酒鬼。”

二人你一个我一个地点了菜。王文让服务小姐往自己杯里多倒了一点，巴婧说：“你小看我。”于是倒了一样。巴婧举杯说：“王书记，今天，我冒昧叫你名字了，你不介意吧？我敬你第一杯酒，感谢你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。”王文举起杯与巴婧的杯子碰了，二人各自都饮尽了。

巴婧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跟王文碰着杯，干着杯，倒把王文看愣了。王文停下杯说：“巴婧，再不能这么喝了，我们这不是赛酒了吗？”

巴婧放下杯子，用左手托住光光的额头说：“王文，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，但是，我没有想到你却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的男人。”

王文一听这话便来了气说：“巴婧，你我之间只是个工作关系而已，你没有权利这样诋毁我。”

巴婧很优美地扬了一下脖子说：“王文，我已经喝多了，任你怎么

看我都行。但是，你在我心目中越来越不高尚了。”

王文开始喝酒的时候，确实有一种开玩笑的心态。因为，巴婧三番五次地约他，他心里焉有不知。所以，今晚想以一种戏谑的气氛来打发巴婧，让她收了那份心的。不料，巴婧却来了个先发制人，以猛喝狂饮来牵制王文。尤为让王文懊恼的是巴婧竟然说出刚才的话来刺激他。

王文也有些酒意了，因为酒下得太过猛了。王文放下杯子说：“巴婧，我高不高尚，用不着你来评判。今天你如果是心平气和地喝酒，我便陪你，否则我就走人。我不能喝这个不痛快的酒。”其实，巴婧放狂张娇，是在做秀呢，心里虚得很，怕的就是王文不给她面子，起身拜拜了。果然王文动气了。她便甩了一下头茫然地瞅着端起的酒杯，霎间，眼泪便掉下来了。她也不去擦拭它流，泪水轻轻地滴在桌面餐巾上，与洒在上的酒混合一起了。

王文见她流泪，便很柔情地说：“巴婧，不要这样。”同时递过去一张餐巾纸，让她拭泪。这时，服务小姐推门进来，王文用手示意先退出。服务小姐迅速溜了一眼巴婧，然后悄悄的退下了。巴婧接过王文递过来的餐巾纸，却没有用，从自己身边的包中取自备的纸巾，擦了泪说：“王文，我知道我是多么无聊，自做多情，也知道你看不上我。”

王文说：“巴婧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，说你才貌双全也不一定评价到位。但是，你是一个自由之身，爱谁都在情理之中。我与你不同啊！我是为夫为父之身啊！我对女性都有个道德和理念的阻碍啊。至今，我不想游戏两性。而且，我那位没有任何过错，我不想伤害她。再说，我想你也不会逢场作戏吧？这就是我奉行的原则，你会责怪我吗？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巴婧说：“你身边有她的照片吗？我能不能看看？”

王文摸了一下衣兜说：“没有带。”

巴婧问：“她在美国学什么？”

王文说：“生物工程。”

巴婧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王文说：“在加利福尼亚麻省理工学院。”

巴婧说：“有那个家庭背景，且在那个国度，又是那么高学历，世间美事都让她占有了。怪不得你操守贞洁，原来也值得。”

王文说：“我对任何女人都是一样的。”

巴婧冷笑了一下说：“难得，难得。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讨她一张最新的照片好吗？”

王文说：“家里有上个月寄来的。但是，你要她照片干什么？”

巴婧说：“让你如此倾心守洁的女人肯定是个貌若天仙的女人吧？我想一睹她的芳容，嫉妒她一把。你肯赏脸吗？”

王文笑了道：“巴婧，你對自己失去信心了是吧？我提醒你，你的风姿可以让任何一个女人嫉妒，还有你的职业和文笔。你用不着嫉妒别的女人。”

巴婧用手轻轻理了一下额前的留海说：“让男人激不起兴趣的女人有什么风姿可言？趁年轻还有情绪和勇气坐在梳妆台前，再过几年皱纹爬满了脸庞，都无心面对无情的镜子了。”王文说：“巴婧，我说过我们是朋友，我们可以兄妹相待。你还年轻用不着这么早就伤感，再说，人总是要老的嘛，等待的就是老字。但是，不能因为终归要老，就不活年轻了吧，我们活得就是个心态。你如果有意，我给你物色一个怎么样？保你满意。”

巴婧面无表情地自顾自呷了口酒说：“你当我是守寡耐不住火的荡妇是吧？只想的就是男人。你错了，图我年轻貌美给我献殷勤的男人可以排成排，摆成摆，尤其是想占我便宜，成露水夫妻，勾搭我的不计其数。我若是水性杨花，或是什么现代派浪女人，早不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
王文没有想到，巴婧却如此歪解了他的诚意，而且说得如此直白斜歪。他解释道：“巴婧你理解错了，我的意思是你还这么年轻，不能独身一辈子吧？总要成个家才是个理儿嘛。这样独身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我这是诚心诚意的。你不要往歪里想。”

巴婧放下酒杯说：“我抽棵烟行吧？”王文本不抽烟，身上哪儿有烟。便叫了服务小姐，拿一盒中华烟来。烟拿过来，王文打开了盒抽出一支递给了巴婧。巴婧点着了猛吸了两口，看样子像个老行家，结果呛得躬腰咳嗽起来不停。王文坐近了伸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说：“别抽了，看你呛得这样。”不料，巴婧就势一侧身伏在了王文的怀里，嘤嘤地哭起来。王文一时无法推开。便想，让她这么着哭一会儿。心里痛快了，也许就好了。于是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说：“巴婧，不要哭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们都克制些好。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，不好看。”巴婧搂住了王文的脖子发犟道：“不，我就这样，就让她们看见。”

王文也感觉浑身似火烧，也把巴婧搂紧了，二人亲吻起来。巴婧边疯狂地吻着王文，边呢喃道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呢？你爱我吗？你说你爱我。你快说。你快说……”

王文刚腾出嘴要说什么，手机响了。他一激灵推开巴婧，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拿起手机接了。一听声音，王文燥热的躯体一下冷却下来。是周怡打来的隔洋电话。王文实在无脸当巴婧面说什么，他疾步走出小间，走到大厅的一角僻静处说：“周怡，你说吧。”周怡说：“昨晚打电话总是占线，跟谁通话没完没了的。”王文说：“海县的同事们有事，一个接一个的打。”同怡说：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王文说：“在饭店几个朋友聚餐呢。屋里说话不方便我在大厅角落里接呢。”周怡说：“一会儿回家给我打过电话来。手机太浪费。”王文说：“好，好，吃完回去就给你打。你等着吧。”

王文顺便上了卫生间，洗了手又烘干了才又回到包间。巴婧端坐在原位未动。

王文坐下后说：“县里来人找我，说有急事，我们快点吃吧。”

巴婧说：“我也吃好了。”然后以无限眷恋的眼神盯着王文说：“你能不能送我回家？”王文说：“可以。”叫来了服务小姐，结了帐，王文要掏钱，巴婧说：“不能，今晚我作东。”王文说：“还是我来吧。”巴婧说：“你下次请我吧。这次是我的。一码是一码。”王文也就不争了。付

了钱，二人走出饭店，拦了辆的士，王文欲要坐在副驾位置，巴婧一把拉住他，二人并肩坐在了后排座上。巴婧指路：“往玉海路开。”车就启动了。

巴婧往王文身上靠了，然后把头枕在了王文的肩上，小声说：“搂着我。”王文就轻轻伸臂搂住了巴婧的双肩。巴婧说：“我头晕，你摸摸我的前额。”王文摸了一下说：“这么烫手。”巴婧说：“我心跳得厉害，都快蹦出来了。你看这儿。”说着把王文的手按在了胸口上。坚挺的乳峰一下子把王文的手弹了回来。王文抽出手轻声说：“不要这样。”巴婧却抖了一下身体靠得更紧了。王文往外挪了一下屁股。就这样二人在推推拉拉之中到了玉海路。司机问玉海路什么地方？巴婧说：“往八角亭开。”王文一听八角亭在塞罕路，与玉海路正是相反方向，知道了这是巴婧故意拖延时间，便说：“巴婧，我真的有急事，你不要开玩笑。”然后叫司机停车，司机在路边停下了车，王文打开车门下了，回身说：“对不起，有事打电话吧。”巴婧扭过脸去不理睬。王文也顾不得了，另又打车回到了家。在洗漱间抹了一把脸，打开电视看了两分钟，稳定了心绪，然后给周怡打了电话。

周怡说，她的导师劝周怡毕业后，留下来继续从事生物工程研究，说中国条件远不如美国，怕回来荒废了学业。周怡又说了想让丈夫去陪读。导师突然改变了态度问王文是从事什么职业的。周怡如实说了，是从政的。导师直截了当地说，在你们国家从政的，在我们这里最不受欢迎。他来干什么？一个男人难道靠自己的老婆打发日子？简直不可思议。导师的态度的 180 度大转变令周怡十分吃惊，但是，不好辩驳。

周怡在电话里没有这么和盘托出，她怕伤了王文的自尊心。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个大概。然后问王文：“你那护照办得怎么样了？”王文说：“快了。因为没有公开着办，所以麻烦就多一些。”周怡说：“你如果来不了，我也就做回国的准备。我不想长期在美国。导师催着我赶紧拿主意。我现在都没有主意了。”王文感觉出周怡好像留了半截话未说，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在作祟。于是问她：“周怡，你遇到